

文 / 邵笑

生活在中国的 外国难民

你知道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科·阿基诺、西蒙·弗洛伊德，还有胡志明、维克多·雨果和亨利·基辛格吗？他们有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有的是国家领导人，还有的是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工作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但是他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他们都曾经是国际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官员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说，难民不是灾民，难民是指由于战乱或者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其种族、宗教、国籍或属于某一特殊团体遭到迫害，因而逃离了他或她的本国，并且因此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回国的人。

难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他们从威胁、迫害和纷飞的战火中逃离祖国，有时候甚至站在死亡的边缘，但是为了心中的信念和那片属于自由的天空，他们，在经历了妻离子散和颠沛流离之后，站在了中国这片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的难民，大多是来自于布隆迪和索马里的留学生，因为国家战乱等原因，在中国停留至今。当然，还有一些来自非洲其他国家和亚洲国家。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对这些难民提供了临时性的保护。

哈迈(化名)，一个小个子的斯里兰卡人，黝黑的皮肤和瘦削的身材使他看起来机敏而又灵活。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年轻人，竟是一位同当地一个恐怖组织斗争多年的组织领导人。

现在，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难民，哈迈每天都牵挂着在国内为恐怖主义者所威胁的家人。他每天都为还在祖国的家人的平安而祈祷，企盼着和平真正到来的那一天，也期盼着世界上所有的家庭都幸福平安地生活在一起，不再分离。

哈迈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组织，并同本国政府建立了广泛而友好的合作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用祖父在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拍摄的大量照

片，制作了大型的展板，主题即为“反对恐怖主义，呼唤世界和平”。哈

迈给每张照片都配以文字说明，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开始巡回展览。

哈迈的反恐展览历时3年多，在所有大中城市的学校、工厂、图书馆和广场等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由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经费完全来自企业和私人的自愿捐款，哈迈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以便把每一分钱都用于正当的展览及宣传。他的精神感染了很多展览举办地的人们，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艾哈迈德，为呼唤和平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但哈迈的图片展览激怒了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他们通过匿名电话、跟踪和绑架等方式威胁哈迈以及他的家人，使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之中，无法继续正常人的生活。他曾经6次深陷危难之中，但每次脱离险情以后还是伤痕累累地继续自己的事情。他说，只有这样才是对恐怖分子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还击和反抗。

展览结束以后，哈迈筹建了基金，用募集来的捐款帮助那些在前线作战的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是哈迈不知疲倦，全心全意地工作着，在他所帮助的人们身上体会着自己价值的实现所带来的快乐和欣慰。直到有一次自己的生命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哈迈才决定暂时离开，以便更好地、更长久地同恐怖主义做坚持不懈的斗争。

作为联合国难民署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和全球人道主义行动的捐助者，中国自从1982年加入《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项关于难民问题的国际文件以来，一直积极参与确定难民署工作方针和批准其年度预算的工作。中国政府与难民署密切合作，保护着来自不同国家由于畏惧迫害而不能回国的难民。中国政府为这些难民提供临时保护，直至他们能够重返家园或安置到第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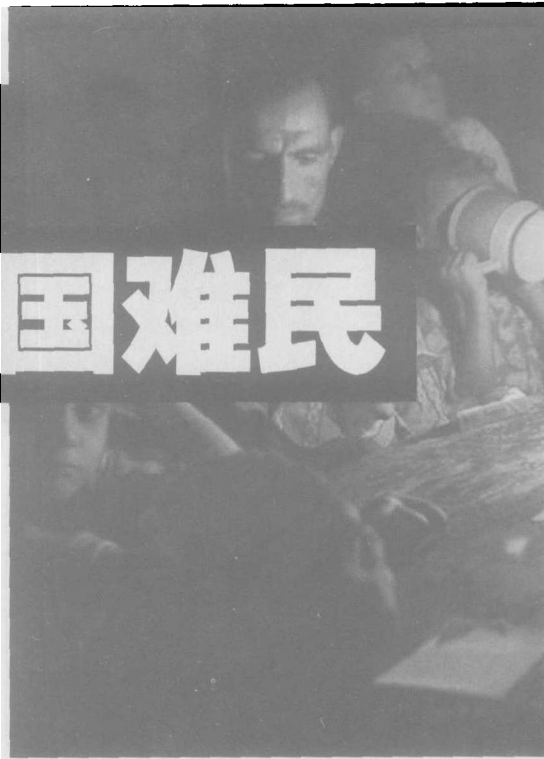
西雅(化名)，一个瘦高挑的布隆迪小

伙子，80年代末作为中国政府与布隆迪政府的交换留学生从遥远的非洲来到中国。除了其他的非洲留学生，西雅还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热情好客的中国人以及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冲淡了不少他对家乡的思念。7年的留学生活很快结束了，就在他即将结束在中国的学业，准备返回祖国的时候，布隆迪首都及其周边几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由于国内局势动荡，联合国难民署认定了西雅为联合国难民署所关注的人，中国政府也给他提供了临时性的保护，同意他在国内局势稳定之前继续留在中国。

在中国生活的12年中，西雅成了丈夫，又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日本留学生。他们靠每个月难民署所提供的生活费在望京的一座普通的居民小区里租了一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两居室公寓，过着安静而又平淡的生活。

不能工作，这对于一个有着工业设计硕士学位的西雅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日复一日烦闷的居家生活曾使他一度消极度日。他曾经说过，宁可靠自己的劳动挣一点微薄的薪水来养活全家，也不愿意每个月来办公室领取给他们的资助。

在难民署的帮助和西雅本人的努力下，终于，在他第三个宝宝即将出世的时候，他们全家被加拿大接收了，这意味着西雅终于可以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并且





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供养全家了。

就在2003年12月初，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办公室还接到西雅从加拿大魁北克打来的电话，他说全家都很好，一个女儿已经上学，另外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家，由妻子照料，自己已经是当地一家公司的工程师了。

2003年12月24日，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又把三个刚刚被瑞典接收的苏丹难民送上了飞机。

把难民安全地送回自己的国家或者安置到第三国，使他们得以重新开始真正属

于自己的生活，这对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最值得高兴和欣慰的一件事。在机场握手道别，然后看着他们转身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是对自己全部工作最高的肯定。

生活在中国的难民，大部分集中在南方省份，他们大多来自东南亚某国。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超过28万的难民离开东南亚某国涌入中国，其中90%是华裔。中国政府接收了他们，并把他们安置在广西、广东、云南、海南、福建和江西等六个省、自治区的约190个国营农场。

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为了安置这些在中国的东南亚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共援助了9546万美元，中国政府的投入达到7.46亿美元。这些拨款用来实施的难民项目达610个，涉及供水、交通、住房、医疗、就业、工农业生产、基础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等。超过90%的难民从这些项目中受益。

现在，所有难民都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被安置在难民营中。东南亚难民儿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过去的20多年中，联合国难民署援建了105所中小学，供难民儿童接受基础教育。更多的难民儿童融入到当地中国学校，接受与中国学生同样的教育。难民署还提供了小额奖学金，鼓励那些有学习能力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报道认为，难民，不是乞求我们同情的人，他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遭遇了许多动乱才成为难民。他们是医生、教师、农民和政治家；他们也是父亲、母亲和孩子。

难民，不是潜在的威胁，他们本身受到威胁，是需要帮助和保护的人群。只不过他们失去了家，失去了工作和熟悉的环境。

帮助难民也是公益事业的一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下，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的第一个志愿者队伍于2001年5月在人大成立。这些志愿者不仅参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同学和社区中宣传有关难民的基本知识。

相关链接：

5000万人受益联合国难民署

1996年末，当叛乱席卷非洲扎伊尔东部之际，6岁的奥利弗与他的父母失散，人

们发现他时，他正独自一人坐在一条去坦桑尼亚的渔船上。随后，他作为另一个难民家庭的“养子”，在一个难民营里度过了一年时间。后来，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这个男孩和他真正的亲人，他终于又和他的父母重新团聚了。

奥利弗只是在非洲大湖地区危机时期与家人失散后又重新团聚的5万多个孩子们中间的一个。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公署（联合国难民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机构之一，它于1951年经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难民署最重要的职责是国际保护，即保证难民不会被强行遣返回他们逃离的国家，并且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50年来，联合国难民署帮助安置和遣返了世界各地的5000多万人，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最初，联合国难民署的设立是为了帮助二战后成百万的欧洲难民，这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人道主义机构。根据成立时的章程，该署主要有两项密切相关的职责：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协助各国政府及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加快难民的遣返或与当地社会融合，为难民问题寻找永久解决办法。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是难民署的最高行政长官，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名，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自难民署成立以来，共有九任高级专员。目前在任的专员吕贝尔斯是前荷兰首相，他于2001年1月上任至今。如今，联合国难民署在全世界120个国家设有办公室，正式职员5000多人，正在继续帮助2150万难民和受该署关注的人。

联合国难民署的经费来源几乎完全依靠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自愿捐款。15个主要捐助国的捐款占难民署所有运作经费总额的95%。

联合国难民署还通过协调各方为紧急情况下的难民提供住处、食品、水、卫生设备以及医疗等，对难民实行保护。随着各种紧急情况的大量增加，难民署制作的蓝色塑料帐篷已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一道风景线。

1979年，联合国难民署对东南亚某国难民大量涌入中国做出反应，在中国设立办公室。1997年，该办公室升格为地区办公室。

（责编/老容）